

## 第六章 军情火急

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政府迁往南京，在重庆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南行辕，朱绍良任行辕主任，后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。七十九军直接受朱绍良指挥。

朱绍良  
召见

朱绍良当时统辖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西康四省，俨然一西南王。但是他所依靠的军事力量唯七十九军而已。所以他对七十九军十分看重，也曾在一九四六年冬，去宜宾视察过七十九军。

尽管与“委员长”相比，“西南王”相差甚远，但是朱绍良的威风，却也不比蒋介石小。他带了一连宪兵，前呼后拥地来到宜宾。由于方靖已回到军司令部坐镇，所以接待工作不象上次那样“隆重”，仅限于军队内部礼节性的欢迎。

朱绍良无蒋介石的多疑，他在军司令部下榻数夜，并且比蒋介石有雅兴，观看了七十九军忠勇京剧团演出的全部《红鬃烈马》。据说朱绍良酷爱京剧，而且还粉墨登场表演过，须生唱得极好，所以特别上演全出以须生唱腔为主的戏，这是投其所好之一。

朱绍良好排场，爱摆威风，军参谋长便投其所好之二：在朱绍良走进剧场的时候，命军医处长汤继群（此人有一条宏亮的好嗓子），跳上舞台，大喝一声：“立正——！”全场观众只得起立，直等朱落座后才让“坐下”。当时戏已开演，为他的到来而停演——锣鼓刹住，演员尴尬万分地背转身去，真是大煞风景！

朱绍良嗜酒若命，副官处长自然要投其所好之三：餐餐奉上泸州大曲。可惜方靖滴酒不饮，使朱绍良有些扫兴。于是，副军长、参谋长们便轮番摆酒请他喝，还串通宜宾地方绅士请他喝。适逢吕超家办喜事，娶儿媳，第二天宴请外宾，自然也把这位“西南王”邀请去了。酒至半酣，吕超唤出新婚的儿媳来拜见这位三星上将。岂料这个“西南王”拉着新娘的手，涎着脸皮问：“昨夜滋味如何？”尽管新婚闹洞房，三天无大小，但是作为“国军”中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二十九员上将之一的人物，公然如此下流，也是罕见的。也正因为他肩上有三颗金星，使听者敢怒而不敢言。

经过这次视察，朱绍良确信七十九军是他可以依靠来镇压川、滇、黔及西康军阀武装的军事力量。这样，蒋介石几次要调七十九军出川参加内战，都被他拦阻了。

一九四八年六月间，方靖正在川东达县指挥部部署大巴山防线兵力，忽接朱绍良电报召见，当即驱车去重庆。

此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，已由“重点进攻”改为“重点防御”了。朱绍良来电“商议军机”，方靖便猜想到不会有什么好事。

朱绍良见了方靖，竟顾不得寒暄，就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前两天又接到老头子命令，一定要调七十九军出川作战，这如何是好呢？七十九军一调走，川、滇、黔、西康的军阀部队便难以驾驭了。再者，倘若有战事发生，又何以抵御呢？所以我发电报再要求留你部队驻川，并派你去面见老头子，说明西南情况。你此去见了老头子，一定要把西南的情况说得严重些，力争留下来。”他还拟好了一整套说词教给方靖，最后说：“事很紧迫，我已让人给你买好了飞机票，你马上就动身去吧。”

这一回去见蒋介石，自然没有一九三三年第一次在南昌时的诚惶诚恐，也没有一九三八年第三次在武汉时的心有余悸，但是方靖却有新的顾虑。

方靖的新顾虑是坐飞机。

方靖第一次坐飞机，还是在一九三三年他刚刚晋级为将官当旅长的时候，由武汉飞南京，飞机一起飞他就哇哇大吐特吐，而且随后有一整天极度不适。他颇懊恼，认为做了一件“出洋相”的事。但是身为将领，每当军情紧急，他必须坐飞机。为了避免“出洋相”，他采取了事先“绝食”的措施，抗战以后便很少坐飞机了。一九四七年奉命去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，他又不得不坐飞机。当他事前“采取措施”时，随从参谋告诉他：现代的客机已提高平衡性能，减少了噪音，只要坐好，便不会有太大的不适感。他却怒斥：“你懂个屁！我坐过飞机！”部下自然不敢顶嘴。那次坐飞机，的确没有什么不适，他仍顽固地认为是自己“采取措施”产生了好效果。这一回几乎是出了主任官邸便去机场，没有给他“采取措施”的时间，他就担心又会“出

洋相”。一登上飞机，他便要求空中小姐把座椅靠背放得低一点，以便能够靠的舒适一点。飞机起飞了，他十分紧张。当飞机升到高空平稳飞行时，的确无任何不适感，他倒有些惊讶了；看看左右乘客，都端端正正坐着，只是他一个人有些特别，又觉得有失将军“体统”，忙请空中小姐把靠背扶起来。当他确信现代化客机舒适、安全以后才承认：“呵！时代在进步，科学在发展，我们这些人确实有些落伍了。”他就是这样一种个性，认准了一件事，不经过曲折反复证实，第三者是很难说服他改变看法的。

现在他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这次去南京的任务了。

他想起一九四七年奉命在中央训练团受训的时候，蒋介石来训话说：“现在陆、海、空军在我们手里，政府在我们手里，希望大家不要气馁，我们一定能够消灭共军，取得胜利。”真是打肿脸充胖子！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，他自然很清楚，在抗战胜利后，由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形势，其整个过程是：全面进攻——重点进攻——战略性防御——重点防御。这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转变，都说明国民党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迎头痛击下连连失败，最后只有招架之功了。

作为军人，他确有为“党国捐躯”的决心，但是，就目前来讲，他也不愿意自己的部队立即参战，这是因为七十九军在四川一地居住太久了。野战部队养息过久必然作战意志衰退；部队在一地驻防时间太长，下级军官都有家小了，现在骤然要开赴前线，将士们毫无准备，必然会出现一系列问题。他希望能给他一年半载时间，以便加强整训，逐渐唤醒将士们的斗志。

但是，这个希望现在看来几乎是幻想。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，蒋介石岂能容许这样的嫡系部队仍驻在后方呢？自己跑去提相反的请求，岂不是触怒这位委员长吗？

左思右想，不禁长叹一声：“难啦！”他有这样一条座右铭：遇事慢开口，见利慢伸手。这是他在军队中三十年来立于不败之地的处世哲学。到了南京且先听听老同事、老上级的意见，了解了解上层的动态，然后再见机行事。

### 五见蒋介石

“霸王号”客机在南京机场降落。国民政府军务局已派了一辆小汽车前来接方靖，随车而来的中校参谋对方靖说：“接到了朱绍良的电报，已在总统的侍从室登记，可以随到随见。”这一来，打乱了他的计划，却不能提出异议。

流线型小轿车在南京狭窄而又拥挤的街道上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方靖看了不禁暗暗摇头：“当年的装甲车比你神气多了，切勿乐极生悲啊！”

车窗外飞进“郎啊，妹啊”的软绵绵歌曲，是一些商店招揽主顾的高音喇叭播出的。方靖皱紧了眉头暗想：师旷说，靡靡之音乃亡国之音，如今国事日非，首都竟然歌舞升平，真可谓醉生梦死啊！他由此想起一九四五年在重庆陆军大学受训期间，日寇就在湖北宜昌一带，紧敲四川的大门，一旦突入，便有当亡国奴的可能！而“陪都”亦是如此“太平景象”，政府官员都忙于杯觥交错，争官夺财，真是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，那时他就有“党国纲纪日非”之叹。所以后来七十九军司令部

驻泸县，城里一家舞厅新开业，取名“军民联欢社”，他得知后勃然大怒：“他妈的！堂堂国军岂能与娘们搂搂抱抱，搞什么联欢！”亲自跑去把招牌砸了，勒令其停业。但现在是“首都”，他这个四川的警备司令如何敢去砸招牌呢？于是把眼一闭，“躲开”这个花花世界。

如今的南京“总统府”，自然不同于当年的南昌行营和重庆的黄山官邸，这并不仅是指其规模，就是那森严气象，也给人精神上以极大压力。总统府内岗哨星罗棋布，一步踏入，岗哨就会吆喝：“向前！”“向右！”“向左！”于是尽管你是将军，也只能目不邪视地听命而行。方靖这一回去，倒没有受制，因为蒋介石侍从室内的侍从官，有一些曾是他的部下，闻老长官到临，便出来殷勤带路，省去了许多麻烦。

蒋介石已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坐等。他这天身着长衫，与方靖第一次在南昌行营见到的装束相仿，但是容颜已非，甚至比一年前在中央训练团所见还要苍老憔悴！当年在黄埔军校的那个行踪来去匆匆、办事风风火火、亲训于操场、督战于前线的蒋校长的威风已不复存在了。蒋介石此时不过六十三岁，他的衰老，决非年事已高，而是深居“总统府”成了孤家寡人的结果。民为水，君为舟，如今这载舟之水怒涛汹涌，大有覆舟之势，他怎能不忧虑憔悴呢？

方靖敬礼后说：“校长为党国大事日夜辛劳，又瘦多了！”语带呜咽，两眼也潮湿了。

蒋介石看看面前这个忠诚的学生，不禁苦笑：“是啊，自北伐以来，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啊！”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有什么办

法呢？只有你们是知道我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似乎感到与部下说这些泄气话毫无必要，于是急忙换个话题：“唔——这个，这个……，这个，这个……是朱绍良派你来的吧？”

方靖恐怕提出相反的要求会触怒蒋介石，便先发制人：“是的，不过部下想趁此机会向总统报告一下部队的情况。自总统在抗战胜利后离川，迄今已有数载，四川军民无不思念总统。部下率七十九军屯驻大后方，养精蓄锐，四载有余，当此党国多事之秋，全军将士积极请战，愿为总统效命疆场！”

这一番话使蒋介石面带笑容，频频点头：“唔，唔，好，好！”他也不提朱绍良的请求之事，只问：“现在四川情况如何？”

方靖决心完全撇开朱绍良教的那套说词，来个灶王爷上天——好话多讲：“报告总统，现在四川民心尚稳，社会秩序安定，军民关系融洽，我军训练有素，内部粮食充裕，外有天险为屏障，固守是毫无问题的。”

蒋介石又问：“现在四川还有哪些部队？”方靖回答：“报告总统，现在四川还有第四兵团罗广文的部队。”

蒋介石的记忆确实惊人：“罗广文不是你在九十八师的部下吗？”方靖答了个“是”字，他摇摇头：“这是新成立的部队，难怪朱绍良不愿放你的部队出川！”

方靖仍旧以退为进：“罗广文兵团的一四〇师是七十九军发展的部队，新近拨归一〇〇军建制，其素质比较好。该部现驻大巴山防线的达县一带，防御是不成问题的。现在‘剿匪’任务艰巨，应该顾全大局，把七十九军调出四川打仗——这是全军将士的愿望！”

方靖再三“表态”，蒋介石竟然满面春风：“现在仗是越打越大了，不要急躁，俗话说，‘好钢用在刀刃上’嘛！我知道你在江西‘剿匪’很勇敢，很有经验，今后一定能够发挥积极作用。七十九军暂时还是留在四川吧，你回去后加紧训练部队，作好准备，以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。”

能有这样的结果，很出方靖的意料。

当然方靖随机应变的对答，起了一些作用，但是，象如此军队调动大事，也决非一番说词可以改变的，多半是蒋介石事前有所考虑。蒋介石能够善意地考虑朱绍良的意见，并且决定收回成命‘还在于这年四月十七日，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诅咒声中“当选”了总统，就象袁世凯做了皇帝一样，无论形势如何，仍旧昂首翘尾，沾沾自喜，情绪一好，百事顺利。

出了总统府，方靖命令司机驱车往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夏楚中的私邸，准备在他的这个老上级家中小住几日。

方靖与夏楚中在九十八师共事多年，私交甚好，两个老朋友多年不见了，现在难得聚会，都很高兴。在谈话中说起他们的老长官陈诚，夏楚中叹息说：“东北战场失利，南京上层许多人攻击辞公，要求总统‘挥泪斩马谕’，将辞公治罪。现在辞公抱病上海，尚不知近况如何哩！”方靖听了跺足捶胸：“竟有这样的事吗？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坏呢！谁都清楚，辞公去东北是临危受命，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嘛！再说，战场上谁是常胜将军？一败即治罪，今后还有谁肯效命疆场！”夏楚中见方靖一副要跟人打架的样子，便连忙安慰说：“事情现在已逐渐平息了。总统是了解辞公的，所以那些人攻击辞公时，总统就说，责任在我，



与辞修无关。”方靖仍很激动，起身说：“我这就去上海谒见辞公！”夏楚中苦苦挽留，方靖还是坚持当天要去。结果只在夏楚中家住了一夜，便乘火车去上海。当时陈诚患有十二指肠炎，住在上海法租界的自己家里。

### 上海探望陈诚

方靖已经有三年不见陈诚了，而且也未通过信。当他看见陈诚一副病容，禁不住热泪滚滚，因为他对陈诚的感情，要比对蒋介石深得多。陈诚却满不在乎地拍拍方靖的肩膀说：“我还好好的，你不要这样嘛！”

落坐之后，陈诚十分关心问起四川的情况。方靖作了详细的报告，当然不似在蒋介石面前那样好话多说，而是真实的情况。他谈到社会情况是：人心浮动，对政府失去了信心；金圆券出笼，物价飞涨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；四川地方军阀并不顾全大局，仍旧各自为政，倘有战事发生，军阀部队只能拖正规军的后腿。并且说：“自从抗战胜利以后，整编军队，把军缩编为师，下属两旅四团，战斗力减弱了，倘遇有较大战役，便很难应付。”

陈诚听了半晌无言。“唉！各地的情况都一样啊，看来我们的处境今后会更困难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忽然挺起胸来倔强地说：“但是今日我们只能与共军周旋到底，别无选择！你放心，一旦发生战事，必会补充部队的。”

方靖虽有千言万语要向老长官倾诉，看看陈诚一副病容，也不忍多说了。

出了陈诚私邸，方靖满怀意气。他想，自己在军队中干了

三十年之久，陈诚是他最崇拜的上级。在他看来，陈诚几乎是个“完人”，如今竟遭到攻讦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他暗暗发恨，来日与共军交锋，誓必打出“土木系”的威风来，为老长官争口气！

方靖在上海逗留了两天，回到南京已是七月初。南京的天气很热，所以他不打算再耽搁，计划去拜访联勤总司令郭忏以后，就乘飞机回重庆。这是因为有一件事，必须去向郭忏解释清楚。

一九四七年初，方靖在宜宾接到联勤副总司令黄维由重庆打给他的电话，约他去重庆面谈。当时军务烦忙，抽不出时间，便请黄维在电话里谈谈主要内容；如果能通过电话谈清楚，他就不去重庆了。黄维在电话里告诉方靖：蒋介石要找一个不贪财的将领去联勤总部掌管经济，郭忏通过陈诚保举方靖。黄维便是为此征求方靖意见的。在此之前，方靖在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时，去拜访郭忏，亲眼看到联勤总部后院堆了几房间的钞票，就对郭忏说：“这么多钞票，叫人看了就头痛。”郭忏笑着说：“你不要头痛，总有一天让你来管这些钞票！”当时只不过是玩笑，却不料郭忏说的是有心话。方靖当过军需官，深知其复杂性，而且他还怕别人骂他是孔祥熙第二，所以当时就婉言谢绝了，只说他没有管钱财的能力，还是以带兵打仗为好。黄维回复了陈诚，此事也就不提了。但是，就他与郭忏的交情来讲，如此回绝，是太不给郭忏面子了，所以他打算见面作一番解释，颇有负荆请罪的意思。

却不料见面后，郭忏不容方靖开口，便十分焦急地埋怨：

“唉呀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老头子正在四处找你呢！”方靖吃了一惊：“找我？刚召见过又找我？”郭忏见方靖说着话便要坐下来，急忙伸手拦住：“你我的话不妨以后慢慢细谈，现在你还是马上去见老头子吧，不然，他会发脾气的。”方靖见郭忏如此着急，也不敢怠慢，当即坐了郭忏的小轿车，直奔总统府。

### 六见蒋介石

又是一次随到随见。

蒋介石居然在办公室里坐等，见面就沉着脸质问方靖：“你跑到哪里去了？”方靖被这劈头一问，顿然紧张起来：“报告总统，部下去上海看望了陈总长……”蒋介石心不在焉地“啊”了两声，并且喃喃自语：“……辞修……辞修……唔——辞修现在身体如何？”方靖小心翼翼地回答：“陈总长精神还好，看上去没有大的妨碍……”因为蒋介石已起身背手踱方步，他不能再继续往下讲了。

蒋介石突然回转身来瞪视着方靖：“你刚才在讲什么？”方靖暗暗吃惊，却又不得不重复一遍刚才讲的话。“啊，啊，辞修的病还没有大的妨碍，这很好，很好！这个，这个这个……上一次讲的关于七十九军出川的问题，因为……这个这个……因为情况有变化，所以还是决定调七十九军出川！”说罢，蒋介石盯着方靖，似乎要看看对方的反应。方靖竭力控制住自己，神色间没有露出半点破绽。蒋介石慢慢走近沙发坐下，避开方靖的视线继续说：“你回去对朱绍良讲，如果大巴山有失，四川就难保了，七十九军出川，仍旧是为了保卫大西南。我们准备与‘共匪’打大的战役，所以都要顾全大局，集中兵力打大的歼灭战！”方靖赶紧附和：“总统所见甚是英明！请总统放心，七十九军有

江西‘剿匪’的经验，部下抱必死决心率部出征，决不辱命！”

蒋介石显然心事重重，对方靖的慷慨激昂表白无动于衷，反而皱着眉说：“现在情况比不得当年在江西，‘匪’势猖獗……唔——这个这个……好吧，你马上回去率部出发。”

方靖意识到情况确实非常紧张了，便赶紧说：“是！部下明天就飞回……。”

“不！今天就飞回！我已命侍从室给你准备好了飞机，你马上去机场！”

事后方靖才知道，在六月三十日的夜里，刘邓大军出蒋介石不意，在东河、濮县等三百里长的黄河地段上，一举突破黄河天险，使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大为震惊！在如此形势下，蒋介石不免着慌，才改变了前几天的决定，复命七十九军立即出川。

重庆也有“雾都”之称，浓雾经常弥漫山城，尤其在郊区，来往汽车开亮大灯，光线也很难照透浓雾。遇有降雾天气，飞机起降时间自然延迟。

这天早上天降大雾，直到十点以后才渐渐散去。下午一点，行辕主任朱绍良接到军用机场报告，由南京飞重庆的飞机就要降落了，他当即派他的五女婿——行辕少将高参邓慕林，代表他去机场迎接由南京见蒋介石后归来的七十九军军长方靖。

邓慕林知道朱绍良派方靖去见蒋介石的目的，所以在机场见面后，稍事寒暄，便问起这件事。方靖是个很严谨的人，自然在机场不能向对方透露，只说：“说来话长，慢慢谈吧，慢慢谈吧。”坐上汽车，在往行辕主任官邸的途中，邓慕林再一次问

到南京之行的结果。方靖皱着眉直率地说：“有关军机大事，此时此地不宜多谈，回头见了主座再报告吧。”邓慕林这才悟到问得唐突，尴尬地“啊”了两声，便不再说话了。

邓慕林是朱绍良的乘龙快婿，方靖每到重庆，不免要与之周旋。但是他讨厌这个浪荡公子，成天陪着五小姐进出舞厅寻欢作乐，这是军人所不容许的作风。另有一个原因也使方靖厌恶此人。朱绍良好喝酒，每有宴会，都要喝得酩酊大醉。邓慕林经常陪侍一旁，非但不设法劝阻，反而投其所好，怂恿别人向他的泰山敬酒劝酒。方靖认为跟一个长官就要真心实意地爱护长官，象邓慕林这样分明是阿谀奉承的小人。于是断言：“此人难成大器！”

一九四九年初，邓慕林曾任过一一一旅旅长，司令部设在泸县；后来朱绍良调任福建省主席，邓跟至福建，福建解放前夕，邓慕林盗卖了许多军火，卷款逃往台湾，这是后话。

七十九军是否出川，对朱绍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他接到方靖回渝的消息，一大早就在客厅等候，刚见面便十分急切地问起面见蒋介石的结果。方靖见此情景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：“嘿，这翁婿俩都把军机大事当做儿戏了！”由此他想到对他们说话不宜过多，便隐瞒了两见蒋介石的情况，只说：“总统从战略考虑，仍坚持调七十九军出川。总统命令部下回来转告主座：七十九军出川乃是为了确保四川门户，只不过移驻边境一带防御。好在近在咫尺，随时可以调回。”

朱绍良听呆了片刻，忽然长叹一声：“党国大势休矣！想当初八年抗战，有赖四川为养息基地，所以我也希望保存

这块基地以待国际变化。既然他一意孤行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是想竭力尽人事的，现在只能听天命了。”

方靖虽然归朱绍良指挥了几年，但是接触并不多，过去也未共过事，彼此了解极少。根据他的“遇事少开口，见利缓伸手”的处世哲学，他自然不会附和朱绍良说些什么。他不接茬，朱绍良也不便再说下去。冷场有顷，他才说：“既然总统意决，部下只能听命行事，主座如无别的指示，部下这就告辞归部，立即准备率部出川。”

朱绍良无可奈何地点点头，叹息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你走之后，防地交给谁呢？”方靖答道：“第四兵团可以接防。罗广文是四川人，也许更能与地方人士融洽相处。”朱绍良皱着眉说：“罗广文新组兵团，实力有限，他曾经是你的部下，你去见见他，作些交待吧。”方靖明白这话的意思，是要他去对罗广文打招呼，好好听命于朱绍良。方靖赶忙表示：“请主座放心，部下一定去关照他。”停了停又说：“有关撤军出川消息，暂时不宜透露。因为部队在四川屯驻已久，骤然出师，将士毫无精神准备，可能产生不良影响。俟部下归部，先从中下级军官的动员工作做起，然后再向全军宣布此事。”朱绍良表示同意：“好的，军事行动理当机密！”

### 准备出川

方靖回到军司令部，当即将甘登俊、向敏思两位副军长请到办公室，关起门来研究出师步骤。他两人未料到部队会调出四川去参加内战，所以听了不禁面面相觑。方靖见二人如此，不免有些焦躁地说：“‘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’，为将者要随时准备马革裹尸！在此党国多事之秋，何能如此麻木！”两位副军长惶惶起立，不能措一词。

这时军参谋长陈瑞鼎已经调离，新提拔的副参谋长陈凌云能力较差。既然两个副军长都无思想准备，方靖只得独自闭门造车，拟定计划。他打算先将几个师长召到军部磋商，然后逐级传达出川命令，俟全军军官思想上都已明确行动计划后，再把各级军官召来，由他作一次动员训话，最后各级军官回去向部队宣布行动，并做准备。

一件意外的事把方靖的计划打乱了。参谋处二科向他报告：司令部内许多军官都在纷纷议论部队即将出川作战；有些军官竟在忙于“料理后事”，与家人子女抱头痛哭，大有生离死别的样子。这一报告把他惊呆了！他带兵多年，身经百战，却还从未遇过“哭师”之事。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他的汽车司机中尉副官王定国又呈上“因吐血请求准长假”的报告。这一下把他一腔怒火点燃了，拍着桌子命二科立即追查谣言制造者，并陡生杀机：“一定要杀几个人！一定要杀几个人！”他甚至认为这是天赐良机——在战场上处决几个军官可以坚定前沿战守之心！同样，在出师之前杀几个军官，也可以稳定军心！

二科追查的结果却使方靖大失所望，原来是军部去重庆办事的人，从行辕方面得知七十九军即将出川的消息。他记得很清楚，他向朱绍良报告晋京结果时，在旁的只有邓慕林。朱绍良自然不会对部下乱说。那么，只有邓慕林是散布这一消息的人了。他能对这个“弼马爷”如何呢？

整个出师计划都打乱了，方靖只得下令全军营以上的军官来司令部集合聆听他训话。

七十九军军官队伍集合在泸县桐荫中学的运动场上，方靖

登上指挥台，心情沉重地扫视台下的队伍。

“大家注意！”台下军官队伍“刷”地一声立正。方靖却没有习惯地说“稍息”，他要让军官在立正的姿势下听他的训话。他不擅于词令，但是也决非他初到七十九军在桂林向部队训话那样粗糙，那一次他是使用“欲擒故纵”的手法，才以粗糙的言词麻痹部下。其实，他不用讲稿也能长篇大论讲一两个小时。

这一次训话他先从七十九军的历史讲起。七十九军的前身是九十八师在江西第四次“围剿”后改编成立的，一九三七年参加上海抗战，打得很英勇顽强。紧接着他谈到了七十九军的两次危机：在桂林奉命开往汉中，将士兵及武器都交汤恩伯部，只留下一个部队番号；抗战胜利之初，“国军”整编军队，由于前任参谋长玩忽职守，未上报七十九军在抗战中的战绩，军政部拟将七十九军裁撤。这两次重大危机，全赖陈长官维护才解救过来。设下这一伏线后他又讲到此番去南京，两见蒋介石，决定部队出川参加内战，于是引出了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”等等大道理。话锋一转，他讲到了去上海见陈诚抱病的凄凉情景，又说到南京政府上层人士因东北战场失利而要求蒋介石“挥泪斩马谡”。说到这里，方靖激动起来，大喊大叫：

“我们是陈长官的嫡系部队，以陈长官为我们的父母，我们能容忍鼠辈恣意侮辱陈长官吗？不能！怎么办？打几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——陈长官的部队不战则已，战则必胜！我们一定要为陈长官打争气仗！一定要打出嫡系部队的威风来！”

“最近，我听说有些人得知部队即将参战，与家人子女话别，好一个‘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’！本军长何尝没有儿女私情！”



好嘛，我们都将后事作些安排，以必死决心开赴前线，本着‘有我无共，有共无我’之精神，一往无前！

“本军长在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时，委座说，现在政府在我们手中，陆、海、空军在我们手中，怕什么？我们有信心打败‘共匪’，也一定能够打败‘共匪’！”

“此番出师，只有向前！向前！！向前！！若有临阵退缩者，立斩勿赦！”

当天，方靖命副官处准备丰盛菜肴，举行盛大宴会。他几十年不进烟酒，所以他每次设宴招待部下，都不备这两项东西。这天却破例让副官处准备佳酿，让大家畅饮；他自己也以茶当酒，去各桌向部下敬酒。晚上，忠勇京剧团在军部上演全部《铁公鸡》，真刀真枪，十分热闹。这次动员，可谓尽欢而散。这是方靖带兵以来，很少有的欢快场面。

方靖嘱部下们归队后赶紧抓部队攻防演习，同时作出师准备。他希望在出师命令下达前，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容他把部队的实战能力恢复过来。但是国民党军此时已处于兵败如山倒的劣势，哪里能容他从容整顿呢？

宝鸡告急！共军进逼城下，守军难以支持！

安康告急！！“国军”原属杨虎城将军旧部孔从周部起义，进占白河，威胁安康！

蒋介石亲电：“着七十九军星夜驰援！”

“旗开得胜”

九十八师从万县、梁山空运至陕西宝鸡。方靖亲率一六四师由汽车兵团运往陕西安康。在如此形势下，方靖下令任何军官不得携带家属，由

副军长甘登俊留守后方，负责照顾。

九十八师先抵宝鸡，几乎是下飞机即投入战斗，经过两天激战，共军撤退。

方靖亲率一六四师抵安康，向孔从周部发动进攻，孔部退走。

两路告捷，方靖不免沾沾自喜，信心也加强了。他向蒋介石“报捷”：“职军奉命出川，上仰钧座指挥有方，下赖全体将士用命，双双告捷，‘共匪’望风披靡！”蒋介石回电传令嘉奖，要求“再接再厉”。方靖更加得意忘形，当记者向他采访时，他竟说：“我这次出川就是来杀人的！”七十九军在安康归胡宗南指挥，后归武汉行政长官白崇禧指挥，恢复军编制，将原属六十六军的一九九师拨归七十九军建制，使其成为拥有三个师九个团的完整的军。

方靖曾任过六十六军军长，一九九师的官兵原是他的老部下。六十六军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山东羊山集首次被歼，军长宋瑞珂被俘；后以李仲辛任军长，驻河南开封，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再次被歼，李仲辛兵败自杀。拨归七十九军的一九九师，其军官多是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。用当时军队中流行的话来讲，即是“被共军洗过脑筋的人”。方靖参加过江西三、四、五次“围剿”，他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，凡是被红军俘虏又释放回来的将士，必须举办训练团，以反共教育来抵消共产党的影响，否则不堪设想。所以他以等待冬装为借口，屯兵安康一带，待一九九师集中后加以整顿。

七十九军出川时，南京政府国防部给的番号是0407部队（后

改4301部队),军长方靖化名为郑卫国。于是方靖写信给他在上海的朋友,要他们以后来信寄“0407部队郑卫回收”。不料朋友复信却说,上海报纸早已用头号铅字标题报道“方靖出川”,并讥讽地说:“又何必为此掩耳盗铃之游戏?”方靖读罢,拍桌子骂娘:“该杀的国防部!”他相信是国防部的老爷们,在酒醉饭饱之余泄漏给记者们的。军机不密的后果往往是极为严重的,他怎能不愤恨呢?但是,他又如何追究责任呢?愤恨之余,把心一横:“他妈的,一不做,二不休,我就挑明了告诉共军:‘方靖在此’!”他命副官处做了一面七十九军司令部的大旗,公开挂在军司令部门前,并命警卫营长萧炳文:以后司令部行动,军旗走在队前。萧炳文是萧乾的弟弟,所以在方靖面前敢于说话:“钧座,‘夫用兵者,乃行诡道也’。未战而暴露军司令部所在,恐为敌军所乘!”方靖哈哈大笑:“用兵之道,你能知多少?兵行诡道,在于虚虚实实,变幻莫测。我以实就虚,料想共军难以识破,今后军司令部随九十八师行动,以九十八师之强悍,即使共军来攻,又何惧哉!我正想吸引共军主力来与我军主力决战哩!”

九月十三日,白崇禧电七十九军:“着该军兼程达襄樊,若再迟疑,贻误战机,由该军长负全部责任!”

驰援襄樊

方靖接到电报大吃一惊,这并不是因为白崇禧电词严厉,更重要的是李宗仁、白崇禧一向与陈诚为敌,他是陈诚的亲信部将,现在置于白崇禧指挥之下,他不能不顾虑白崇禧会公泄私愤,找个借口将他除掉。这种事在“国军”中屡见不鲜,所以他不敢怠慢,立即传

令全军向湖北的襄阳、樊城挺进。

方靖再一次召集营以上军官训话：

“此番我军出师，首战告捷，打出了嫡系部队的威风，打出了陈长官的志气，不愧为西南王牌军！”

“现在，白长官令我军向襄樊挺进，要以总统期望为目标，再接再厉，摧坚拔垒，勇往直前！”

“现在我命令：向前！向前！！向前！！！”

这时一九九师尚未集中，只有五九六团随九十八师行动。方靖率领七团之师，以九十八师精锐部队开路，从陕西安康出发，经竹溪、竹山、房县、保康至南漳。方靖频频向蒋介石“告捷”：“职部自安康出发，势如破竹，所向披靡！”

七十九军拨归十四兵团战斗序列。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电命扫荡荆山山区。

方靖召来九十八师师长胡一，叮嘱道：“宋希濂是党国名将，黄埔将领中的佼佼者，我虽未与他共过事，但亲闻他骄傲自信。我军拨归他指挥，必须首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这次扫荡荆山山区，必须有所收获。我以重任委你，望不负我！”胡一连声承诺，归部后即召来三个团长：“海公委以重任，若无收获，何颜面见军座！为老长官抛头颅，洒热血，就在今朝！诸位务必努力。我当率直属部队在诸位之后督战，倘有迟疑不前者，休怪我执法无情！”

经过层层紧逼，九十八师象一头被迫疯了的野兽，在荆山山区横冲直撞。“扫荡”三天，在兴山保康之间的马良坪一带，稍有俘获。这是当时“国军”在各战场连连失利的情况下，简直成了一

次“重大胜利”。九十八师向方靖报捷，方靖亦向蒋介石吹嘘：

“职部奉命扫荡荆山山区，斩获甚多。除重创敌军外，生俘数百，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……”同时还要副参谋长陈凌云赶快上投“战功”，于是又一次得到了传令嘉奖。为了证实缴获共军大量武器这一谎言，尔后他见了宋希濂，当宋说十四兵团新组建，警卫部队缺乏武器时，他便慷慨资助宋步枪二百枝，轻、重机枪十挺，迫击炮三门。这自然是从七十九军的备用武器弹药中调拨的。军械处长提醒方靖：“大敌当前，武器弹药和粮食同样重要。兵团司令部尚无武器装备警卫部队，今后便不能指望他们补充了。所以现在不宜过份慷慨啊！”方靖不听劝谏：“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话已说出口了，也只好打肿脸充胖子。过几天我写封信给联勤总司令部郭忏，要求他在南京设法给我们补充武器弹药。”

“祝捷”宴上  
高谈阔论

部队进驻宜城，方靖命副官处长摆筵席，自吹自擂庆祝“扫荡胜利”。这个几十年滴酒不饮的人，这天却高呼：“一定要尽醉方休！”

席间方靖高谈阔论：“我不知有没有人注意到，十四兵团所在地江陵，乃古之荆州！”一些人听了，一时不知所云，随后便议论起来。向敏思说：“九十八师的老人应该记得，五次‘围剿’以后，海公钧座率二九四旅曾驻防这一带，旅部先在当阳，后在江陵——荆州！”

方靖把筷子往桌上-放，十分兴奋地说：“是啊，厉锋好记性！”部下们见他放下筷子，也都跟着放下筷子，听他讲下去：“那时二九四旅两个团，即五八七团和五八八团。两个团长，一个

便是厉锋，一个是现在的第四兵团司令罗广文。”向敏思赶紧证实：“是的，那时我和罗广文都是海公的部下。我们追随海公多年，从当连、营长起，由海公一手提携起来的。”经这样一讲，方靖更加得意了：“‘提携’二字不敢当，也是你们服务努力，作战勇敢，应该晋升的。罗广文、朱鼎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就是很好的说明嘛。”朱鼎卿曾是方靖手下三十师的旅长，所以才有此说。向敏思辩解说：“也不是什么青出于蓝胜于蓝，而是因为罗广文是四川人，升为兵团司令驻军四川，可以与四川人联系感情；同样，朱鼎卿是湖北人，任命他为湖北省主席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前年委座要找一个不贪钱的将领来掌管军队经济，陈辞公保荐海公出任联勤副总司令，海公因与我辈部下感情太深，不愿高就，所以才至今屈居于此啊！”经此一说，部下们都表示“恍然大悟”。有为方靖至今屈居军长职务鸣不平的，有为方靖不愿高就惋惜的。并说他“爱兵如子”，等等。方靖亦不免有些飘飘然，他想起了京剧《空城计》里孔明有一句唱词“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”，现在向敏思却成了他的“知音”。

“我们还是来说荆州吧！”方靖摆摆手制止了部下的议论：“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想必还记得，刘备三顾茅庐，诸葛亮第一次与之会谈，便提出了以荆州为据地，徐图四川，形成鼎足三分之势；曹操虎踞中原，率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，占荆襄，意欲吞并江南。赤壁鏖兵，曹操败走华容道，险些被擒，诸葛亮趁机夺取荆襄，以至引出：美人计刘备招赘，芦花荡三气小周郎，单刀会英雄称威，走麦城关云长授首东吴，烧连营刘备托孤……荆州！兵家必争之地，现在我们奉命来到此地，担任战守

之责，我认为是极光荣的。

“我想大家都十分关注未来战局将会如何？我认为战争的胜负，关键在于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曹操以八十三万精兵猛将下江南而一败涂地，就在于无地利、人和。

“记得一九四五年冬，我在陆军大学甲级特别将官班受训，随校来宜昌一带作攻防演习，路过当阳时，同学们都去参观关王庙，有同学惊呼：快来看啦，这不是老方当年贴出的告示吗？原来是民国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，我任九十八师二九四旅旅长的时候，旅部驻当阳，得知当阳有个关王庙，庙后还有关王墓，我崇敬关羽一生重义，是军人模范，所以出告示严禁军民游人损坏庙墓。不想事过十年，当阳几经战乱，这张告示还完整无缺地贴在庙门首。这足见当阳老百姓对我部很有好感。

“参加上海抗战以后，我升任十三师师长，部队驻防襄河一带，曾两渡襄河抗击日寇；民国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，我调任十一师师长，率部队由长沙至当阳，与日寇浴血奋战。后升任十八军副军长、六十六军军长，一直在宜昌附近与日作战，所以这鄂西一带的地理，我可以说每一块石头的位置都了如指掌！”

“天时、地利都在我们掌握之中，只要我们能保持精诚团结，胜利一定是我们的！”

向敏思带头鼓掌：“在座诸位都是追随海公多年的人，素知我们钧座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当牢记海公教导，来日决战，务必保持精诚团结，效忠党国！”

“好！为来日决战中精诚团结——厉锋替我做大家一杯！”

向敏思果然不愧为方靖的“知音”。因为方靖刚才的一番夸夸其谈，除了鼓舞士气之外，重点是要求决战中“精诚团结”。方靖暗自“总结”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失败的“教训”，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，便是在危急情况下，各自为保全自己，临阵观望，甚至脱逃，以至被共军各个击破！他担心来日决战会发生类似情况，所以用关羽“一生重义”，“是为军人模范”的一番话来为“精诚团结”做广告。

这次宴会许多人都喝得酩酊大醉，这是一向治军极严的方靖过去决不允许的。现在他为了达到“精诚团结”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了。

方靖自以为是很成功的，因此当他带领手下将领去江陵十四兵团司令部开联席会议的时候，便以得胜者的傲慢姿态与袍泽们相见。